

40061
:18



宗鑑法林卷五十二

集雲堂編

大鑒下十世

雪竇頌革轍二門曰劫火曾洞然木人
淚先落可憐傅大士處處失樓閣一德雲間古錐幾下妙峰
頂喚它癡聖人擔雪共填井二佛祖未分前已振
塗毒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三宛轉復宛轉
真金休百煉喪卻毘耶離無人解看箭四
迦葉聆箏起舞淵明聞鐘皺眉息耕斗室危坐半牕

凍日熙熙 虛堂愚

風卷浮雲淨青天絕點埃山川俱在目何必上高臺

葛廬覃

雪竇示衆諸人要知真實相爲麼但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

雲峰悅云雪竇恁麼爲人入地獄如箭射 廣教玉云雪竇雖則養子之緣怎奈無出身路雲峰路見不平亦且枷上著杻三角則不然要知真實相爲個個須從拄杖上翻身其或未然長連牀上有粥有飯作麼生道

雪竇示衆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挂在壁上達磨九年面壁不敢正眼覷著如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打

昭覺勤云雪竇妙中之妙奇中之奇向佛祖頭上提持衲僧頂門鑿竅不妨自在要且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山僧則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豎拄杖云在拄杖頭上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艸偃風行有時八臂三頭有時壁立千仞如今莫道衲僧要見直饒千聖出來列祖齊至并須倒退三千里敢問大衆且道什麼人合得受用分付天台木上座

福嚴容云二大老一人說近一人說遠依稀越國
彷彿揚州山僧則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
寶喝一喝 寶壽方云二老與麼說話要提持者一
著子大似壓沙取油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天界盛云二老撥亂乾坤卽不無若是安邦定國未
敢相許在天界卽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
寶良久云噫無限珍奇何處用前三三與後三三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四山圍遶

狂狗趁塊瞎驢趁隊祇許我知不許伊會

南華昂

雪竇因僧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透水透砂

曰生芽後如何師曰餒驢餒馬

廣教玉云擴佛祖心印提本分鉗錘饒我雪竇山僧
承大衆鋤豆將今視古也擬定個眼目設有問黑豆
未生芽時如何白雲峰倒卓生芽後如何西河浪潑
天若道與古人別法無異旨若道與古人同語言又
異具眼者辨取

雪竇到洞山聰處山問瀉山水牯牛上座作麼生
會師曰作後人標榜山擬道師以坐具拂一下便
行山曰且來上座師曰未叅堂

古南門云雪竇好一頭水牯牛祇是不受人調制雖

然不惟標榜後人亦乃標榜佛祖

雪竇與李殿院坐次有秀才并道士到院李問三
教中那箇爲貴師側身叉手而立李曰有口何不
道取師曰對夫子難言

五老峰前古觀基老君元是一牟尼時難祇得同香
火莫聽他人說是非

南堂靜

試問教中誰是貴側身叉手獨稱尊者軀寶相人人
具何獨三家邨裏尋

古湛沖

雪竇上堂起立曰雪竇得與麼高諸人得與麼矮
若人道得齊肩句許伊把定乾坤

廣潤融云山僧則不然驀涌身上禪牀豎拄杖云廣
潤得與麼高諸人得與麼矮若人道得齊肩句猶是
兔子喫牛嬾

雪竇示衆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閒
獨立望何極便下座顧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
麼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

白雲端云雪竇老人放去收來有舒卷乾坤之手雖
然如何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法華忍俊不
禁當爲古人出氣山櫻火燄輝山鳥譟聲滑攜手不
同途任他春氣發有天有地來幾箇眼睛活法華暫

出不著問侍者守方丈 烏石道云雪竇家私平生
受用之物盡情擲出與諸人了也烏石者裏雖然活
計無多也要諸人委悉且作麼生是烏石活計卓拄
杖云燕語鶯啼春日暖園林是處百花香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師曰白雲覆青
山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綠水陡長蘗
雪嶠層層翠鎖淡風生寒岫結重雲夜來丹鳳沖霄
漢聽曉樵人逐雁羣

投子青

雪竇上堂十方無碧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什麼
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

崇先奇云雪竇恁麼爲人何能坐斷天下人舌頭當
時若有個師僧出衆但向他道和尚話墮也不知待
他眼目定動拂袖便行 靈峰祥云我要問雪竇你
卽今向什麼處著此一問

雪竇問羅漢林曰法爾不爾如何指南漢曰祇爲
法爾不爾師曰大衆記取某甲話頭拂袖歸衆漢
下堂卻令侍者請師至方丈問上座適來不肖老
僧那師曰和尚當代宗匠焉敢不肖漢曰你爲甚
拂衣歸衆師曰和尚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漢曰
你說看師拍一拍下去

天柱杲云雪竇放出敵勝之手抉下驪龍之珠直是
風清林下目眇青霄據虎頭收虎尾則不無爭奈賊
身已露羅漢雖知時識宜爭奈當斷不斷若當時見
他道法爾不爾劈脊便棒何故不見道掀翻海嶽求
知已撥轉乾坤定太平 法林音云雪竇大似南番
舶主載一船差珍異寶東擲西拋以逞風流殊不知
被羅漢不動一旗一槍盡情收下衆中還有爲雪竇
作主者麼一僧出拍一拍拂袖歸衆林笑云棺材裏
弩眼漢識甚麼好惡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

智門
祥嗣

初謁雙泉雅充侍者示

以芭蕉拄杖話一日泉向火次忽問拄杖子話試
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箸便搥師豁然大
悟

與奪雙行驗正邪纔爭拄杖便忘家驀然鐵棒如風
疾失卻從前眼裏花

白雲端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

福嚴
雅嗣

歲夜小叅曰年窮歲盡

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
飯煮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邨田樂何故
免見倚它門戶傍它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
方丈至夜淡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

句和尚師曰作甚麼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取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下禪牀攔腰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遇爲侍者師顧昌曰者公案作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仰山欽云活剝耕牛北禪是則好手其奈牆塹不牢被個販私鹽漢子和賊捉敗天寧則不然今夜無可管顧諸人不免烹個獨角泥牛炊無米飯唱無生曲與諸人分歲忽有個漢出來道有公人索和尚筋角便與和聲一棒何故有功者賞 寶華忍云北禪將

官路當人情虛裝好體面欽祖貼别人不發積連你一齊窮靈祐則不然也不烹露地白牛免得天寒地凍捋帽露頂也不宰獨角泥牛免得年窮歲盡動棒勞神雖然如是畢竟如何是分歲一句乃拽拄杖便歸方丈 山茨際云北禪分歲大似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簡點將來不免反成特地何故烹露地牛向楫拙火唱村田樂原是窮冬日用閒事豈待今日而然耶東明今夜不敢土上又加泥但請衆兄弟仍舊打坐底打坐經行底經行喫茶底喫茶圍爐底圍爐雖然如是也有個窮頌子與衆兄弟應箇時節歲

窮月窮日亦窮自笑年來人也窮大家識取窮窮處
斂跡雲山繼古風

納他皮角要輸機放下尋常結鈔歸一任者回黃雪
落滿家圍火掩柴扉

白雲端

佛性要當時節顯北禪除夜啓玄津當筵獨恣庖丁
刃直至如今此話新

靈源清二

來勾皮骨訪知音一語當機值萬金帽子擲來如未
曉眼前爭免拾花鍼

且喜今年田稻熟村歌社舞樂鷄豚斜陽影裏人皆
醉扶得翁歸是阿孫

千巖長

片雨三江道殘春五夜湖能令詩思好楚色與寒蕪

鐵容元

北禪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上

匙挑不上箸撥不開合掌讚言善哉善哉

疎山如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

德山遠嗣

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

何師曰依舊孟春猶寒

藏叟珍云古德恁麼答話只恐諸人忘卻今日忽有
人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拈棒便打待他道因甚打某
甲向云你更要我道孟春猶寒那

大鑒下十一世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

洞山自洞山如武昌行乞聰嗣

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世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夫有一問若相契卽開疏如不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如漆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慙

羅還洞山山問其故具陳前言山曰你問我我與

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

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大悟

平陽恣云居士卽俗明真誰言世上無仙客雲居行

塵悟道須信壺中別有天然從長檢點當時未離鄂州城薦去猶較些子若向洞山門下悟來直是隔雲千里望長安何故天酥醃飯非珍饌一味園蔬飽卽休紫瑀峒云居士好面古鏡耐雲居不善揩磨果然黑漆漆地仔細思量當時但道個何必豈不妍媸立見秦漢俱彰無端向洞山死水裏浸殺有甚麼用處汝等各各負取一面何不打破了來與你相見遂以拄杖一齊趁散

黑雲當午蔽清虛白雨翻空失畫圖雨過雲收山色淨趙州東壁挂葫蘆

伊菴權

黃鶴樓前鸚鵡洲雲居意不在鉤頭扁舟穩泛長江
淥大笑一聲烟雨收

鐵牛印

楚歌吹起淚沾襟祇爲鄉音動客心若道漢州平似
鏡樓頭依舊月沉沉

平陽恣

水光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絃管
動半湖煙霧是遊塵

嵩乳密

雲居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劒刃裏
藏身雲居者裏寒天熱水洗腳夜閒脫鞵打睡早
閒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篋縛起

天童恣云雲居與麼住持極是省緣檢點將來翻成

多事何故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不羨長安景物賒水邊林下足生涯悠然別有閒經

濟日坐樓頭數落花

雪奇靜

杭州佛日明教契嵩禪師

洞山聰嗣

熙寧四年六月四

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
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

綠暗紅稀淺水明暮雲籠罩古今情行人莫聽溪中
水洗盡年光是此聲

頻吉祥

洪州刺史許式居士

見洞山聰

一日衙中與泐潭澂上

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

松當時答洞山什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
答泗州大聖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
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
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
打破耳斗

瀛山問云賊來相趁客來相待一個引玉拋甄一個
埋兵挑鬪無端殃及上藍真個不奈船何打破耳斗
要識三大老面目麼琵琶隨手撥簫鼓應時鳴

荆門軍玉泉承皓禪師

北塔廣嗣

僧入室次有狗子在

傍師叱一聲狗子便出去師曰狗子會你卻不會

瀛山問云玉泉用盡伎倆逞盡機謀者僧不妨坐觀
成敗

玉泉一日因衆集師問作麼衆曰入室師曰待我
抽解來及上廁畢來見衆僧不去以拄杖趁散

白巖符云與麼做處雖謂迴出常情然檢較將來猶
帶粥飯氣在若是山僧見衆僧不去但喚將水來待
伊將水至乃洗手云事訖就水當願衆生出世法中
速疾而往便休

玉泉法身向上頌一夜雨霧烹打倒葡萄棚知事
頭首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掌底掌掌拄拄到

天明依舊可憐生

可怪日中燃爝火那堪黑夜畫神符古皇一道如弦

直宵信當風特地迂

石雨方

山南客路彎彎曲山北溪流浙浙聲中有兩閒茅艸

舍籬頭倒挂繡腰裙

頻吉祥

玉泉因蘇東坡微服過訪師問尊官高姓坡曰姓

秤是稱天下老和尚底秤師乃喝一喝曰且道者

喝重多少坡無對

天寧琦云玉泉是作家宗匠東坡是當世大儒驀劄

相逢發揮此道盡謂東坡休去秤尾無星殊不知八

兩半斤總在自家手裏雖然如是也須扶起玉泉祇

是他道者一喝重多少多少人道不得直饒道得更

與一喝 磬山修代云猶未出定盤星在 平陽恣

云盡道子瞻胸藏萬卷不消玉泉一喝便見冰消瓦

解殊不知玉泉牆塹不牢輕輕被他一撥直得全身

敗露大衆請檢點看那裏是他敗露處若檢點不出

未免總被俗官勘破 天界盛代云艸賊大敗 廣

教玉代云者漢一釣便上

玉泉曰雪雪片片不别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

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

前不歇凍殺饑殺免教胡說亂說

密印民云不是罵人亦非贊歎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玉泉冬至上堂晷運推移布衲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

典牛游云大小玉泉無風起浪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槌粉碎遂高聲云看腳下 薦福璨云當時山僧若見卽對他道少賣弄

矜誇富貴賤賣赤窮殺人可恕無理難容 無準範

順朱塗鴉未足云枉多隨例學書雲如今更不堪狼

藉亂抹胡揮不耐聞 印如成

一女嫁一男一馬跨一鞍青山自是磨今古流水何

曾離碧灘 雲菴量

寧波育王山大覺懷璉禪師 五祖戒下 泐潭澄嗣 上堂白日

東上白日西落急似投壺閃寥廓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靈燄中休湊泊三歲兒童鬢四角參

羅衣挂處秋烟淡篔簹戶初開野水清得意且垂三尺釣湘簾高捲一峰青 頻吉祥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雪竇顯嗣赴杉山請入院上堂二

十年來樂慕此山今日且喜因緣際會山僧未到

此山身先到此山及乎到來杉山卻在山僧身內

移身換步老天衣不惜眉毛幾個知今日若明當日

事江南春暖鷓鴣啼慈受淡

天衣因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穿天拄地曰

磨後如何師曰夕陽影裏不藏身

拄地穿天全體用夕陽影裏不藏身有時獨坐孤峰

頂寂寂猶聞落葉頻松源岳

天衣上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

無畱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截

鶴續鳧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孿孿

拳拳用之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值半

文錢叅

雁鳴高貼冷雲飛影落寒江不自知江水無情雁無

意行於異類亦如斯本覺一

長空孤雁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鉤風卷白雲歸別

嶂黃昏月挂柳梢頭萬菴柔

修竹喬松足四簷月明風靜夜垂簾柴牀土橈皆相

得一覺翻身柳噪蟬荜夫元

斲頭船子下揚州逐浪隨風天盡頭自是梢公情興
好不風流處也風流

收菴密

天衣示衆古人道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
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有一老
宿曰旣不識它當初問什麼人賃恁麼拈也太遠
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
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
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檢點得分明拈卻炙脂帽
子脫卻鶻臭布衫

徑山杲云天衣古佛美則美矣善則未善具眼衲僧

試甄別看

天衣示衆九天雲路早須尋莫遣蹉跎歲月淡天
地懸遠向甚麼處去

夏金烏似火當空挂最高峰插在青雲罅

南堂靜

天衣舉金剛經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法眼
曰若見諸相非相卽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相非
相眼在什麼處此語有兩負門

諸相非相孰能見見與不見要須叅兩處負門如透
徹此時方得見瞿曇

本覺一

天衣示衆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潰散皆

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

南堂靜云一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
佛刹花無數眨起睂毛仔細觀 天奇瑞云觀則不
無喚什麼作一物喝一喝 能仁鑑云南堂恁麼道
祇堪入佛不堪入魔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一物
長靈甚處安轉身蹋破月團團刀山劍樹須摧折熱
鐵洋銅飲必乾 香山濟云既是百骸潰散喚什麼
作一物良久復頌
一物長靈甚處安可中有句許誰叅雲收霧卷秋空
靜萬里蟾光玉一團

天衣因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
屋破看星眠

骨瘦皮枯衣服穿夜淡屋破看星眠頂門不具迦羅
眼莫問西來祖師禪 本覺一

露出形藏不自知何堪屋破影離離眠雲嘯月真奇
特下載春風更有誰 克愚讚

稜稜瘦骨透寒溫屋破星稀露頂門黑黍燈籠纔眨
眼北溟夜半化飛鯤 道驤超

天衣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
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睂曰謝師指示

師曰西天東土

古石藏云衣禪師抱橋柱洗澡把纜放船卽不無要且無爲人底眼妙湛待它問如何是佛斷匾擔意旨如何夜叉點鬼謝師指示井溪索短好愁人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

北禪賢嗣

問英勝二首座曰我欲

來者裏起法堂且道作得箇甚麼向當英曰賊是小人師曰邵武子動著便作屎臭氣英曰曾經霜雪苦師曰明珠自有千金價怎肯林閒打雀兒英曰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師卻指勝曰你且道合做得箇什麼向當勝曰本來無位次不用強安

排師曰你者驢漢安向甚處著勝曰一任敲甄打瓦師曰也祇是箇杜撰巡官英曰若是千金寶何須打雀兒師曰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英曰路見不平

白巖符云一步緊一步一著高一著三個老漢可謂經事多矣若是法堂向當終未能定奪在何故今年太歲當頭合逢戊己

法昌垂語曰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

徑山杲云是醜醜句是毒藥句 永州祚云恁麼則十字街頭廖胡子大有長處 平田本云心不負人

面無慚色

要個無禪底國師纔涉毫芒便取誅堪笑者僧垂手處道無便見有偏枯

月林觀

法昌因英勝二首座到山英曰和尚尋常愛檢點諸方今日因甚麼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艸祇要驚蛇英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腦入膠盆作什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箇什麼師曰你它時異日有把茅蓋頭人或問你作麼生抵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鑿

不及拖犁師曰還曾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曰蝦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大陽暉英曰爭奈公案現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

采蓮人唱采蓮歌櫓棹雙雙汎碧波一等關人心事處至今江上有諠譌

思脩聞

錐頭利較鑿頭方暗刺明傷兩著忙何似運籌帷幄者不施寸刃自投降

足宜彙

法昌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攜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花香馥馥因思昔日靈雲老

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埽

雲門信云者個語話若作禪道佛法商量大遠在若作風流景致會又辜負法昌還有人合會得麼若合會未得元在法昌舌根上轉 東明際云雪嶠老漢還契他法昌也未

南康佛印了元禪師

開先暹嗣

一日入室次適東坡到

師曰此閒無坐榻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座師曰山僧有一問若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輸腰下玉帶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居

士向甚處坐士不能答遂畱下玉帶

平陽恣云佛印貪餌忘鉤東坡弄巧成拙若是山僧待他道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向前拽倒便坐豈不顯得俊俏底蘇學士 天界盛代云若恁麼則被某甲坐斲也 慧雲盛云佛印雖則便宜性命已在東坡手裏 法林音云何不待佛印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便與畱下玉帶管教者漢不敢正眼覷著

捏定咽喉塞定口一切佛法誰敢有牢關把定不通

風飛騎將軍何處走

卽念現

謾誇敏手慣偷關壁壘其如堅似山計盡竟無門可

入弓遺矢折馬空還 月川印

大鑒下十二世

金陵蔣山法泉禪師 雲居舜嗣 僧問初祖面壁意旨如

何師曰掌天拄地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

落八又問二祖立雪意旨如何師曰三年逢一閏

曰爲什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人沽

白巖符云蔣山言中有響縱奪可觀誠堪眼目人天

千古一遇者裏又且不然初祖面壁意旨如何平地

攏魚蝦恁麼去時如何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

被陸沉二祖立雪意旨如何刺腦入膠盆爲什麼付

法傳衣若要招無閒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杭州佛日戒弼禪師 育王璉嗣 僧問如何是毘盧印師

曰艸屨蹋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迹

高峰妙云佛日雖則高提祖印不負來機殊不知古

篆難明致令者僧遇如不遇高峰則不然如何是毘

盧印文不加點學人不會要會作麼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 天衣懷嗣 因僧問千鐙互照

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

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齋來

織就迴文錦一幅絲來綫去輕輕度拋梭石女巧猶

多繡緻緝緝絕鑿顧

翁元鑑

火樹參天徹夜輝浪遊公子可知歸天然一段真消
息化作春光點翠微

無倚照

東京法雲圓通法秀禪師

天衣懷嗣

上堂山僧不會巧

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盃茶湯亦無祖師妙訣
禪人若也未相諳蹋著秤錘硬似鐵

龍唐柱云山僧慣會巧說著著應時及節未須相喚
茶湯超勝祖師妙訣禪人若也能相諳大冶紅爐無
鈍鐵

圓通示衆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

石難分只得麻纏紙裹者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
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

徑山杲云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
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今默照之徒鬼窟長年
打坐者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丁寧卻似樹
頭風過

大鑿下十三世

長蘆崇信禪師

慧林本嗣

上堂淒涼大野物景蕭條露

滴枯枝煙籠遠墅長天極目萬象昭然霜月流暉
千江普現如此舉唱帶水拖泥若也盡令提綱直

須祖佛側立放過一著別有清規喝一喝

胭脂纔抹便含羞又把花枝插滿頭卸卻花枝除卻粉春衫澹雅轉風流

澗菴怡

一條白練出高源界破青山絕正偏特地神驚毛骨

冷是誰搔首問蒼天

栗菴鼎

長蘆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晴天著靴行
日出世後如何師曰雨落赤腳走

水落石頭先露出日高花影霧重重省分八字威音
外幾箇親曾識舊容

道驤超

碧莎江練盪輕舟兩岼蘆花雪壓眸順水逆流誰得

意一聲寒鴈滿天秋

東源海

玄機密運妙何窮晴雨悠悠任所通那畔不拘今不

住泥牛夜月听清風

克愚贊

短笛西風夜未央漁人舉櫂泛滄浪蓑衣箬笠隨身

具雨落天晴總不妨

雲在見

玉人酣睡夜何長古殿清風市地霜夢破寒鐘窗露

白起看庭際落梅香

機先曇

明州育王曇振真戒禪師

天衣懷下
瑞岩鴻嗣

上堂今日布

袋頭開還有買得底麼時有僧出曰有師曰不作
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師曰老僧失利

臭菴宗云嶽林設箇問端也甚奇特及至被人道箇
有字直得東遮西掩囊藏不迭護國今日布袋口開
還有買得底麼良久云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大鑒下十四世

東京慧林懷淡慈受禪師

長蘆信嗣

因僧問知有道不

得時如何師曰瘧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

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者傳語漢

有口不言非是拙無知解語卻成痴將軍不挂封侯

印海內雄風孰不知

青門林

一陣東風過隴西故園春色任高低無端猿鳥來枝

上卻向空山不盡啼

清遠達

木童舞袖離金闕石女謳謔下玉樓欲吐襟懷言不

盡人閒那識此風流

寒松操

慧林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

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花僧作禮師彈

指三下

朦朧月下離金闕手把琵琶任意彈曲盡夜闌何所

有詩腸不及酒腸寬

頻吉祥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

長蘆信嗣

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

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底漢始得若

是畏刀避箭鹿鹿之徒看卽有分以拂子擊禪牀
下座

天寧琦云大小智者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壽山
別無奇特朝晨熱水洗面黃昏脫襪打眠大海從魚
躍天空任鳥飛瀛山闇云智者天寧一個緊似鐵
箍一個寬如皮袋各見一邊則固是如今作麼生始
得與二老別出一頭地良久云坐斲兩邊中不立還
他過量越情人

大鑒下十五世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

慈受
溪嗣

因僧問飛來山

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恁麼時
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
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
舉

山色空濛曲澗深由來朱紫盡知音梅梢月上三更
雨滴碎花枝香滿林

克愚贊

斲霞遙接高低樹流水長彈不夜琴一曲忍舍千古
意始終誰識伯牙心

青門林

大鑒下十六世

臨安府中竺痴禪元妙禪師

靈隱
光嗣

因僧問如何是

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箇蓋
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
曰有時入荒艸有時上孤峰

衆流截斷擬何爲石女聞聲也皺眉撥轉頂門關一
竅落花流水總相宜若賓容

三句都盧一互分許多心緒不堪聞始知春色無高
下謾把真情說向君無倚焰

百川坐斷絕言詮理事相融話始圓戴角擎頭何處
去孤峰荒艸任安眠試說謔

壺中日月隴頭春別有清香透四鄰畫閣頓開窗戶

冷揚鞭徒負指歸人子青吳

大鑿下十七世

溫州光孝已菴溪禪師中竺妙嗣上堂一九二九相逢

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觶策翻憶小釋迦雙
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密

寒嚴不卷珠簾月靜輕敲玉磬驀然喚轉乾坤直得
無生可證隱舍敷

撥擢江心夜泛潮水天空湛月輪高遊鱗識取鉤頭
意莫負青絲拂海濤喝輪周

楊柳磯頭艸木秋烟花浪裏放輕舟狂瀾夜寂千峰

冷唯有青蘿水上浮

瑩章玠

口裏波濤生萬丈胸中春氣涌千尋乾坤爛嚼俱無
賸吐盡肝腸話更淡

頻吉祥

光孝上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沿屋棟達磨
大師不會禪歷魏遊梁乾打鬪

天然尊貴事非常端拱垂衣在畫堂若使龍蛇成變
化翻為特地弄刀槍

頻吉祥

宗鑑法林卷五十二

終

宗鑑法林卷五十三

集雲堂編

大鑒下七世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雪峰存嗣

因雪峰名曰備頭陀何

不徧叅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
然之

驀然趯倒便知休百粵青山更不遊從此七閩江上

月至今空照釣魚舟

佛國白

釣魚船上謝三郎趯倒須彌返故鄉應笑途中未歸

客伶俖旅泊向它邦

本覺一

玄沙示衆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祇如
盲聾瘖啞三種病人作麼生接若拈槌豎拂它眼
且不見共它說話耳又不聞教它說又說不得若
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
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僧珍重出
師曰不是不是地藏琛出曰某甲有眼耳口和尚
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

雲門因僧請益門云禮拜著僧拜起門以拄杖拄之
僧乃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纔進前
門云汝不是患聾又云還會麼云不會門云汝不是
患瘖其僧有省 法眼益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
語便會三種病人 雲居錫云祇如此僧會不會若
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是不會法眼爲什麼道我因
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 翠巖芝云早知燈是火飯
熟已多時 翠峰顯舉了便喝云者盲聾瘖啞漢若
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拈槌豎拂它又不管
教伊近前它又不來問還會麼它又不應諸方還奈
何得麼翠峰若不奈何汝者一隊驢漢又堪作什麼
以拄杖一時趁散 雲居元云地藏如龍無角似蛇

有足玄沙祇有先鋒且無殿後兩人病在膏肓鍼藥之所不到山僧爲你諸人點破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本覺一云雲門翠峰也是因風吹火見兔放鷹爭如地藏逆水之波當時聞玄沙恁麼道便出衆云某甲有眼耳口請師接待它道慚愧便乃呵呵大笑非但玄沙盡西天此土諸佛諸祖被者一拶不免退身有分驀拈拄杖云放過則不可 龍門遠云祇如諸人有雙眼又何曾見來有雙耳又何曾聞來有片舌又何曾說來旣無說無聞無見何處有色聲香味事然雖如是能有幾人到者

般田地 徑山杲云者僧雖悟去祇悟得雲門禪若是玄沙禪更買艸鞵行腳 天童覺云雲門平展者僧實酬且道甚麼處是者僧悟處不救之疾難爲鍼艾 天寧琦云玄沙雲門氣急殺人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笑巖寶云雲門當時不合放過者僧反使它患盲聾瘖瘂無有休日何故殺人須教死作鬼也光鮮 古南門云種穀不生豆者僧旣是盲聾瘖瘂底因甚卻向雲門言下省去驢漢還會麼擊拂子云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 梅山相云者裏又且不然諸人若向拈槌豎拂上相見不如盲底若

向語言三昧上摸索不如聾底若逞驢唇馬紫而作
伎倆不如瘖底且道作麼生卽得無影樹頭擒木馬
不溼波中捉活魚

盲聾瘖瘖杳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朱不辨
正色師曠豈識玄絲爭如獨坐虛牕下葉落花開自
有時復云還會麼無孔鐵鎚

翠峰顯

退後近前兼對辨相逢邂逅難回面春風驀地撼庭
前還見落花千萬片

白雲端

玄沙以毒出人毒三種病人同一屋堪笑雲門老古

錐河裏失錢河裏攏

或菴體

盲聾瘖瘖不相干莫被玄沙恣熱瞞一句與君重剖
露老君頭戴楮皮冠

晦室明

曲設多方驗作家有誰親見老玄沙耳聾口瘖眼睛
瞎五濁衆生數似麻

橫川珙

盲聾瘖瘖風流瀟灑泄漏天機之乎者也

天愚寶

玄沙因韋監軍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乃問撫州
取曹山幾里韋指旁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僧曰
到來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僧曰一百二十里韋
曰與麼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卻起身禮拜師曰
監軍卻須拜此僧此僧卻具慚愧

雲居錫云甚處是此僧具慚愧處若檢點得出許你有行腳眼 承天宗云者僧可悲可痛直饒玄沙具金剛眼睛蹉過韋監軍了也 法林音云說甚麼蹉過監軍直是箇龍頭蛇尾漢當時待者僧云曾到便作禮三拜欲觀主人先觀所使者慚愧卻是玄沙自取

玄沙見僧來禮拜乃曰因我得禮你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流傳

徑山杲

因我得禮你牽牛去飲水岸上蹄蹋蹄水中策對策

高菴悟

因我得禮你崑崙臥潭底雖然浪拍天身上無滴水

雪堂行

老鼠齧生鐵十分滋味別貓兒左右看嚙唾也不徹

正堂辨

因我得禮你事從丁屬起誰知白蘋風不在秋江裏

天目禮

因我得禮你花開世界起蜂蝶競頭來於斯難下策

曹源金

玄沙因韋監軍曰占波國人語稍難辨何況五天

梵語還有人辨得麼師提起橐子曰識得者箇卽辨得

雲門偃云玄沙何用繁詞又云適來道什麼 承天
怡云玄沙被監軍一問直得額頭汗出口裏膠生雲
門直饒肘臂不向外曲也是賊過張弓

玄沙一日普請往海院斫柴見一虎天龍曰和尚
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虎
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重障若人透得
許汝出陰界

翠峰顯云要與人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 東禪齊

云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天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
麼 徑山杲代天龍進語云也知和尚爲人切 天
寧琦云畢竟是箇什麼隨例道虎蝦跳不出斗 理
安問云天龍拋甌玄沙引玉翻手覆手一直一曲賺
卻多少人性命不畱妄生捏目山僧今日據令而行
去也卓拄杖喝一喝 寶壽方云玄沙天龍互相屈
辱各自喪身失命了也還有爲二老出一隻手者麼
前虎後虎急須看取凜冽威風生獐爪距今古樵人
不回顧喪身失命知何數若回顧雄雄坐斷山前路

佛慧泉

山中有虎人市上有人虎當磨笑裏刀利牙爪可怖
寄語花狸奴莫教渠上樹

慈受淡

前面有虎元來是汝更問如何冤苦冤苦

月堂昌

玄沙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峰峰開緘惟白紙三幅
問僧會麼曰不會峰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
回舉似師師曰山頭老和尚蹉過也不知

明招謙云玄沙三幅白紙爭奈文彩已彰雪峰千里
同風何故不知蹉過不見道養子莫教大大了好罵
爺 五祖戒出語云將謂胡鬚赤 黃龍南云雪峰
不道無長處既被玄沙識破直至如今說不出 雲

門澄云玄沙孟春猶寒雪峰千里同風總是開書後
語未開書已前作麼生道

三番白紙問寒暄千里同風月滿船奪得高標全用

處蟠蛇口內打鞦韆

丹霞淳

玄沙象骨眼睛烏白紙三番便當書千里同風多錯
會一條拄杖兩人扶

慈受深

蹋翻漁艇承家業笑出蘆花月正圓地闊天長三幅
紙同風千里爲誰宣

佛心才

白紙三張通信去展開千里卻同風陽春轉入邊笳
曲不是風吹別調中

佛性泰

鷓鴣夜夜連聲叫月下同人不忍聞
嗚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文殊道

玄沙示衆深山懸崖千年萬年人迹不到處
還有佛法也無若道有喚甚麼作佛法若道無佛法卽有不到處

西渡金云我不與麼道紅塵鬧市千人萬人藜沓處
還有佛法也無若道有喚甚麼作佛法若道無佛法
卽有不到處 崑巖璨云崑巖又且不然舌尖上紫
皮邊橫說豎說千句萬句還有佛法也無若道有喚
甚麼作佛法若道無佛法卽有不到處有傍不甘者

出來別通消息看如無三十棒且待別時

玄沙因雪峰示衆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
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闊多少峰
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腳跟未點地在

鏡清怱問僧爲復古鏡致火爐與麼闊火爐致古鏡
與麼大 西院明云與麼問人也未可在 雲門偃
云餽飯泥茶爐 昭覺勤云現成公案古鏡本非火
爐打破羅籠火爐卽是古鏡若非父子相投怎見赤
心片片祇如玄沙道者老漢腳跟未點地在諸人畢
竟作麼生會 天奇瑞云且道世界誰世界古鏡誰

古鏡不可逐境打作兩椽豎拄杖云者是世界者是
古鏡若然直下承當坐斷雪峰玄沙大丈夫切忌鬼
窟裏虛延歲月

世界能將古鏡齊言中辨的卻成迷白雲起處青山

秀天曉依前月落西

象田卿

十方世界一面鏡鏡裏看形未足真摸著鼻孔渠是

我那時方見本來人

懶菴樞

一幅素縑纔織就短長恰好稱郎情鴛鴦一對鳴秋

水縱有僧繇畫不成

雲岸岳

無端平地起清風搖拽陰濃花影重夜倚江樓閒極

目胡笳吹過海門東

正範楷

玄沙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
老昨日許多誼鬧向甚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

曰料掉沒交涉

法眼益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 清凉欽云今日更

好笑 瀉山喆云大瀉則不然忽有問遂鳴指一下

如有衲子出來云料掉沒交涉卻問它何故大丈夫

捋虎鬚也是本分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黃龍新云

扶豎宗乘須是小塘長老始得玄沙因甚道料掉沒

交涉我卽不然有人問但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

流 昭覺勤云或問山僧祇向道又是從頭起它若
道料掉沒交涉劈脊便棒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
限平人被陸沉 博山來云人將語探水將杖探烈
火裏辨真金鬧市裏識天子袈裟下認取老僧玄沙
小塘斯人也縱然蓋覆將來口苦心甜更有事在
夜壑藏舟澄源著棹魚龍未知水爲命折筋不妨聊
一攪謝三郎小塘老函蓋箭鋒探竿影艸潛縮也老
龜巢蓮遊戲也華鱗弄藻 天童覺
今日靜悄悄昨日鬧啾啾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
北磻簡

花裏客酒中仙秋歸玉塞春不還落花嗁鳥紛紛亂
洞戶山牕寂寂間峽裏誰知有人事羣中遙望空雲
山 鍊容玄

玄沙問鏡清教中道菩薩不見一法爲大過失且
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者箇法麼
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未夢見在

同安顯別鏡清語云也知和尚不造次 翠峰顯云
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向道靈山授
記未到如此 馮山喆云若不是鏡清幾乎忘前失
後何故不逢別者終不開拳 天童覺云鏡清當時

恁麼答玄沙末後恁麼道還相契也無然則鏡清久
不作佛法夢也須是玄沙同叅始得 天童華云鏡
清放頑佛也不奈伊何若不是玄沙識破幾被露柱
吞卻 天童傑云二尊宿驀劄相逢大似小兒則劇
相似佛法身心何在乃舉應菴華語畢喝一喝云若
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雪老門高兒女盛又能情重貴天倫把家幹蠱雖相
似也有貪杯落艸人 虛堂愚

密機淡設犀利刃疾交鋒汗馬無人識重論蓋代功

東叟穎

線去絲來密密縫言端語的意情濃傍人覷破難藏
掩假作瞋容罵不通 海舟慈

臬脣鳩舌語鄉談蘭臭心同雪刃寒花落庭前飛玉
露埧簾吹向月中看 湘翁法

物外人從物外遊西河獅子嶺南毬風流難盡衷腸
曲攜手重將下玉樓 寒松操

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
曰還聞偃溪水聲否曰聞師曰從者裏入

五祖演云果是得入一任四方八面若也未然輒不
得離卻者裏 徑山杲云若要真箇得入直須離卻

者裏 天童傑云三大老總是岐路相角黍桶相揩
有甚快活處山僧則不然入之一字亦不喜聞 天
寧琦云者裏是什麼所在離與不離更問阿誰憶昔
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 逕
庭宗云三大老動絃別調縱奪可觀若依正令當行
未免三十拄杖何也夜半太陽輝天明日頭落
天生碧眼崑崙兒有藝過人自不知幾度黑風翻大
海波心出沒自閒嬉 白雲端

風飄碎玉千峰雪雨滴巖花萬國春堪聽偃溪流水
意潺潺終日不聞聞 羅漢南

投老玄沙付鏡清返聞來聽偃溪聲如今洗耳滄浪
在誰肩臨流便濯纓 旻古佛

一派寒泉下翠微玄沙招出爲真機鏡清雖向聞中
入流水何曾洗是非 鐵山仁

玄沙因僧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
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
用會作麼僧便休來日師卻問盡十方世界是一
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
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在鬼窟裏作活計

報慈遂云一般恁麼道爲甚麼卻成鬼窟去 翠峰

顯別玄沙語云諸方卽得我者裏不得

玄沙因大衆叅次聞燕子聲乃曰淡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

紫燕飛來遶畫梁不辭倒腹與傾腸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本覺一

薄宦奔南北長憐客路塵濛濛烟雨裏淡憶故園春

延壽慧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雲門偃云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卻僧便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齋你也隨分得飯喫 寶壽新云且道是者僧在語脈裏轉卻玄沙在語脈裏轉卻有理何用高聲

平生不作江南夢怪殺人來說鷓鴣衣錦未能回故國三家村裏覓皇都

幻寄庭

父子之親非別親離身貼體總相應若還稍作賓情待笑殺旁觀冷眼人

觀初真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

白雲端別云屎臭薰天又云蓮華葉上化生兒

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祇看絲綸

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天衣懷

濃滴滴地金色光法身全體露堂堂釣螺江上曾分

化一葉漁舟泛渺茫

楊無爲

清淨法身無可比病後依前滴滴膿雁鴻叫斷秋光

老落葉飄來一樣紅

懶菴樞

滴滴通身是爛膿更無一點落西東若言不是知音

者未免風吹別調中

高峰妙

玄沙上堂衆集遂以拄杖一時趁下卻回向侍者

曰我今日作得一解喚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

和尚再復人身

翠巖芝云大小玄沙前不構村後不至店且作麼生

得出身之路 道吾真云大小芝老祇是偏枯道吾

則不然玄沙與侍者一人具一隻眼 雲居舜云此

語衆中舉得爛如泥且作麼生會山僧道侍者不在

言也玄沙也是荆棘林裏求梅檀 東禪觀云大小

玄沙性命在侍者手裏

玄沙曰叻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

相

天衣懷云叻僧面前卽且置祇如活人背後底是箇

什麼

就中至直是玄沙觸目全真話不賒亾者面前親證
驗更無偏黨絕周遮叢林浩浩爭屑吻恰似虛空捉

幻花

汾陽昭

且置亡僧面前事活人背後若爲逢自從打破雲南
後直至如今塞北通

本覺一

玄沙因光侍者激曰師叔若叅得禪某甲打鉢船
下海去師住後遣書問光曰打鉢船也未

法眼益代云和尚終不與麼 汾陽昭云祇見錐頭
利不見鑿頭方 清凉欽代云請和尚下船 支提
愛云玄沙也是貧兒思舊債 雲居元云禪也未曾

叅得何用思量舊事忽然被它撐動鉢船玄沙堪作

甚麼 慧林本云昨日過新羅 雲居莊云諸方批

判不爲不多然祇能扶強不能扶弱山僧今日久勘
不離原狀敢謂玄沙被光侍者領過直爾分疎不下
畢竟如何官無定條從民私約

玄沙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
成意已休此箇來踪觸處周智者聊聞猛提取莫
待須臾失卻頭

神光頂後照無邊萬里區區豈足言若問玄沙端的
意霜天夜半鬪體寒

本覺一

玄沙坐次見面前地上一點白以杖指問侍僧曰
見麼曰見如是三問三對師曰你也見我也見因
甚麼道不會

高峰妙云見卽見會卽會無復疑矣且道者一點白
決定是箇什麼 普濟龍云者僧換得一雙眼睛玄
沙失卻一箇鼻孔

你見我見十分成現打破荆棘林方知無背面一點
從教徹古今黑白未分何處辨

玄沙因聲明三藏善別音響劉大王請驗之師以
鐵火箸敲銅爐問是什麼聲曰銅鐵聲師曰大王

莫受外國人瞞

法眼益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 清凉欽代云卻

是和尚瞞大王 翠峰顯別云大王宐加信敬又別

三藏云莫瞞外國人 淨因成云旣不是銅鐵聲玄

沙喚作什麼聲然則三藏祇知渡水不覺溼衣玄沙

偏解誣人爭奈國有憲章且道三藏瞞大王何似玄

沙瞞大王 天童覺云理契則神貧子獲衣中之寶

情封則物力士失額上之珠三藏祇解瞻前不能顧

後還知麼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高峰妙云大小玄

沙能所未忘當時賴遇是劉大王若是箇本分衲僧

管取一場漏逗

聲前獨露本無名楚館秦樓賣卻身可惜翫花人立
老不知春已渡前村

天岸昇

玄沙示衆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
猶如話月曹溪豎拂子還如指月時鼓山出日月
吟師曰者箇阿師就我覓月山不肖卻歸衆曰道
我就它覓月

翠峰顯云玄沙與鼓山如排百萬大陣祇拋瓦礫相
擊有衲僧辨別得當知正法眼藏付囑有在 護國
元云玄沙鼓山各說道理要且未識月在諸人要識

月麼幸無偏照處剛有未明人 古南門云玄沙誘
人犯法鼓山買帽相頭若非翠峰明辨端倪往往作
冑不冑會卽今莫有旁不冑底衲僧麼我要問你喚
甚麼作正法眼藏

玄沙曰若論此事喻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
賣與諸人祇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佛川義云旣是四至界分結契賣了因甚中心樹子
猶屬玄沙

萬事由王老師樹子猶屬你在廣額屠兒成佛二祖
大師償債

鼓山珪

祖佛田園都賣了四邊界至不曾畱奈何猶有中心
樹惱亂春風卒未休

徑山杲

祖父田園俱屬我中心樹子豈由它連枝帶葉和根
拔要見兒孫意氣賒

遜菴演

玄沙曾指上頭關四海禪流覺未閒惟有漢朝天子
貴彭城垓下信旗還

姜山愛

玄沙因雪峰遷化衆請作喪主三朝集衆點茶師
遂於靈前拈起一隻盞子問曰大衆先師在日從
你道如今且作麼生道若道得則先師無過若道
不得過在先師還有人道得麼如是三問衆俱無

對師遂撲碎盞子歸院

中塔因沙問你作麼生會塔云先師有什麼過沙便
面壁塔出去沙復召塔塔回首沙云你作麼生會塔
便面壁沙休去 笑巖寶云當時有箇衲僧纔見伊
恁麼舉便掀翻茶桌免教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玄沙嘗訪三斗菴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淡
無坐具師曰人人盡有爲什麼菴主無曰且坐喫
茶師曰菴主元來有在

傍菴來往路相通步步相隨躡去踪山遠年淡人不
到一溪流水質長松

率菴琮

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曰人人出者箇不得
師曰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曰和尚又作
麼生師曰人人出者箇不得曰和尚恁麼道得某
甲爲什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

翠峰顯云祇解貪觀白浪殊不知失卻手中橈 雲
峰悅云道得道不得總在玄沙圈圓裏如今作麼生
出得它圈圓 昭覺勤云灼然者一條路作者方知
直得窮天地亙萬古而不移消劫石空芥城而無盡
便是透關底也須著眼始得一等是恁麼時節爲什
麼道我得汝不得切忌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淨

因成云叢林中往往作鼓山未到玄沙境界會卻諸
人要識二老麼不見道盡出者箇不得 南華曷云
捩轉鼻孔換卻眼睛若無者箇手段如何扶豎宗乘
雖然如是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笑箇什麼情知你
在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東禪觀云當時我若作鼓
山待玄沙亦道人人出者箇不得卽云和尚元來別
有長處不圖成就前功且要與玄沙向驢胎馬腹裏
相見 天童覺云玄沙大似倚勢欺人用強凌弱蓋
它撥得轉弄得出兩箇一般爲甚麼道我得你不得
是真難掩是僞不昌 報恩秀云天宮淨土時人愛

去鼓山不愛驢胎馬腹時人怕墮玄沙不怕所以降
聲負氣惟俯視橫行具獅子不欺之力還信天童保
證麼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作者好求無病藥馬腹驢胎何處著鼓山當日可憐
生鼻孔遭人白拈卻

本覺一

一夜寒聲來夢裏平明著屐到聲邊心期盛夏重過

此脫卻荷衣石上眠

海舟慈

大方信包容優渥遂不已躍鱗龍鳳池揮翰紫宸裏

鐵容玄

玄沙與地藏方丈說話至夜深師曰侍者關榻子

門了汝作麼生出得藏曰喚什麼作門

翠峰顯別地藏當時珍重便行 清涼欽別云和尚

莫欲歇去麼

玄沙對雪峰曰某甲如今大用去也和尚作麼生
峰將三箇木毬一齊拋出師作斫牌勢峰曰汝親
在靈山方得如此師曰也是自家事

瀛山問云父作子述真箇克家未免挂人脣齒 慧
雲盛云看它父子則劇相似舞拍遞承宮商合調若
論大用拈卻象骨巖許伊有箇話會分

玄沙見三人新到自打普請鼓三下卻歸方丈新

到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卻入僧堂久住
來白曰新到輕欺和尚師曰打鐘集衆勘過大衆
集新到不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出法堂卻於
侍者背上拍一拍曰和尚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
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曰我與你
勘了也

最菴印云可惜放過者僧乃頌

玄沙明修棧道新到暗度陳倉夜行各不相投投明
共到咸陽嚴號令按條章明明四海清如鏡更於何
處覓邊疆

須彌南畔日頭落北俱盧州正五更最苦好是新羅
客朦朧猶在夢中行

元潔瑩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畱不
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翠峯顯

親伸端的問君言莫比流沙少室傳昨夜雁回雙嶺
後謝家人立月明前

投子青

杪秋時節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江景不將零碎
賣一時分付謝三郎

祖印明

蕭蕭蘆葦映江流獨棹孤篷澆小舟細雨斜風渾不

顧一心祇在釣竿頭

笑翁堪

長竿無餌釣絲輕斜插船頭秋月明橫笛等閒人不

會自家吹與自家聽

梅谷悅

玄沙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

句無前後

拈頭作尾自倒自起家寄魚蠻衣編蒲葦

天嶽書

玄沙因長慶稜來乃問除卻藥忌作麼生道慶曰

放憨作麼師曰雪峰山橈子拾食來者裏雀兒放

糞

承天怡云玄沙祇知長慶雀兒放糞不知自己屎臭

熏天若要去卻藥忌三生六十劫

大鑿下八世

漳州羅漢院地藏桂琛禪師

玄沙備嗣

問僧什麼處來

曰南方來師曰南方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

曰爭似我者裏種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

喚甚麼作三界

瀉山詰云清貧長樂濁富多憂

報恩秀於博飯喫

下云恁麼則非但南方也

博山來云者僧羈縻三

界帶累它南州禪客俗氣不除如今還有與地藏相

見者麼更須拋卻犁耙鋤頭始得

大慈言云大小

地藏道箇栽田博飯不妨令人疑著無端末上道你
喚什麼作三界卻似龍頭蛇尾 仁王教云地藏家
風無媿古佛真箇千載一遇乃爲者僧一拶直得七
零八落 法林音云地藏可謂明於責人暗於責己
者僧若是作家待伊云喚甚麼作三界便呵呵大笑
看地藏別作箇甚麼伎倆

種田博飯契言中誰辨的午後打齋鐘真金曾失色
雲峯悅

種田博飯待方來玄妙商量一任猜無影樹頭懸日
月幾人於此便心灰 旻古佛

宗說般般盡強爲流傳口耳便支離種田博飯家常
事不是飽叅人不知叅飽明知無所求子房終不貴
封侯忘機歸去同魚鳥濯足滄浪烟水秋 天童覺

種田博飯喫飽臥長伸腳把將三界來安在左邊著
引得龍牙老古錐手裏把柄破木杓 無準範

地藏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花障子福曰好一
朵牡丹花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一朵花

報慈遂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祇如地藏與麼
道落在什麼處 黃龍心云據此三人見處一人超
佛越祖一人自利利它一人謾已卻問僧你道自瞞

底是誰僧云莫眼花龍云此去更淡夜靜迴絕無人處更去共伊商量始得

地藏翫月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

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龍濟修

若教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卽是塵不信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真

艸堂清

雲生洞裏陰風動林間響若明今日事半斤是八兩

上方岳

地藏問僧甚處來曰秦州師曰將得什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你爲什麼對衆謾語僧無對師卻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

馮山喆云者僧親從秦州來爲什麼道對衆謾語要會麼作客不殷勤帶累主人拖泥帶水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三搭不回頭笑破衲僧口饑逢王餽不能餐百城烟水何時了

達變權

東風花笑帶春陽蜂蝶枝頭祇逐香杜宇一聲垂綠

暗不知歸路幾多長

遠菴儂

地藏因法眼紹修洪進三人過阻雪圍爐次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師曰山河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眼曰別師豎起兩指眼曰同師又豎起兩指便起去及眼辭師門送曰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指庭下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眼曰在心內師曰行腳人著甚來由安片石在心頭眼窘無以對遂放包依席下求決

商量同別有多般老倒何曾舉舌端今古不能提得去一雙靈劍倚天寒

保寧勇

休爭自己與山河撥動干戈不奈何看取將軍施武

畧兩條寒劍定龍蛇

治父川

火爐頭話幾多般自己同時作麼觀直下起來呈伎

倆山河大地黑漫漫

虛堂愚

地藏問僧你在昭慶有什麼異聞底事試舉看曰不敢錯舉師曰真實底事作麼生曰和尚因什麼如此師曰汝話墮也

承天怡云者僧昭慶得底異聞雖未舉似早已驚羣聳衆地藏祇知它人話墮不知自己舌頭早已挖地地藏因同中塔侍立沙次沙乃打中塔一棒曰就

名就體中塔不對沙乃問師曰作麼生會師曰者
僧著一棒不知來處

三昧真云中塔固不知者一棒來處地藏還知麼莫
道地藏不知敢保玄沙亦未知在

地藏爲玄沙作忌齋請報恩和尚喫藥石恩看供
養位不見有真遂問師還有真麼師以手揖曰看
恩曰元來無真師曰大似不看相似

柳眉花面慵梳洗誰道不如初嫁時閒對傍人引玉

線金鍼繡出雙黃鸝

澗菴怡

福州臥龍山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

玄沙
備嗣

上堂我

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

卻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旣常亦能究竟若

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情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

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若從觀音門入者一

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以此三門方便示汝

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

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

瑯琊覺云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保寧勇云大衆東

西南北四維上下築著磕著不覺不知過在什麼處

良久云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薦福

行云若據山僧檢點安國自己性命亦未知落處在者裏一隻折箸也不消得莫有虎口奪食者麼若無山僧不免向炙瘢上更下一爇去也拍禪床下座東禪觀云安國一時嚼飯餒嬰兒不知旁觀惡心安國問了院主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箇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主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暖在

法林音云大小安國著甚死急者僧換卻眼睛去死十分縱有盧扁也祇好拱手乃怱怱放去收來豈善作之謂歟雖然安國也未必是好心

福州大章山契如菴主玄沙備嗣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則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唧唧

瀛山闇云者老漢恁麼放憨直得闇家拱手雖然更須勘過始得

宗鑑法林卷五十三

終

--	--	--	--	--	--	--	--	--	--



